

本报记者赵瑞希

有的孩子，安静地坐着，表情淡漠，不论你跟她说什么，她都感觉不到你的存在；有的孩子，反复地说着一句话；有的孩子，拿着玩具不停地敲打桌面；有的孩子，“啊”“啊”地叫着；有的孩子，在教室里跑着、跳着，停不下来……

教室里并不安静，但孩子们各有各的世界，彼此之间没有交流。

而这里的老师，面对这一切，脸上没有严厉的神色，也没有不耐烦的神情，只有不停地安抚引导。他们称自己为“守星人”，用心去点亮自闭症儿童的星空。

一个来电、一声“爸爸”就是最大的成就感

在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的自闭症班教室里，孩子们的课程不是语数英，而是生活适应、感觉运动、社会交往、劳动技能、生活语文、生活数学、绘画手工……这些课程主要是为了改善自闭症孩子的语言障碍、沟通障碍和情绪问题。

缴洪勋老师带过了一届学生，陪伴孩子们走过了9年义务教育的全过程。今年他又一次从一年级开始，带了一个新班。这个班里有11名学生，文首描述的场景区就发生在这个新班，这是每一个自闭症老师的“必经之路”。

与普校老师“桃李满天下”的成就感不同，特教老师成就感来自于在普通人看来非常不起眼的变化。但对于自闭症孩子来说，却是“关键的转折瞬间”。

让缴洪勋最有成就感的是学生自己用家人的手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。“虽然电话里，孩子没有说一个字，但能听到他的笑声。自闭症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自主性，存在交流障碍。学生主动给我打电话，跟我互动，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。”

而让邓景秀老师印象最深的是，班里的一个女孩，在四年级时终于主动对送她上学的爸爸说了句“爸爸，再见”。“她爸爸听后愣了很久，然后抱着女儿哭着说：我终于听到你喊我爸爸了。”

生活自理，是“守星人”最大的愿望

一年级的涵涵是个特别爱笑、活泼好动的孩子，但至今还不会说话。缴洪勋在给孩子们的上课生活语文课时，要从练发音开始。语言障碍、沟通障碍和情绪问题是自闭症孩子最主要的三大症状，使得孩子难以接收信息和表达意愿，他们理解不了外在的世界，而他人也无法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。

涵涵的爷爷告诉记者，涵涵一刻都离不开人，不能脱离家人的视线。“回到家，我们就会把门反锁，怕他自己跑出去了。”

缴洪勋带的一年级班教室里，不仅有11个孩子，教室里还同时有11位家长陪读。有的孩子本身情况比较好，对学校生活适应的也比较顺利，家长对孩子比较放心就可以慢慢地不再陪读。但也有些家长全程陪读了9年。

缴洪勋说，对自闭症孩子的教育目标，就是提高孩子的生活技能，帮助孩子尽可能实现生活自理。邓景秀说：“有一天，照顾他的父母离开后，在社会和政府能提供帮助的情况下，孩子会拿钱去买菜，回家能把菜煮熟，独立地活下去，就是最好的教学结果。”

在邓景秀带的初二班里，有几名学生能主动跟记者说话，十分开朗。在带这个班之前，邓景秀曾带过一个班，陪孩子们走过年少的9年时光。而这次，她在这个班上从一年级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教学方法——蒙台梭利教学法。

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康复教育教学部主任秦涛告诉记者，目前教育部尚未出台针对自闭症儿童教育的教材和课程设置，世界上也没有特别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，学校只能自己摸索研究教程，自行编制教材，“对教师的自主性要求很高”。

3年级开始，邓景秀带着孩子们做表情小书、礼仪小书、天气小书、装修小书等各种小书，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们了解各种生活知识。进入7年级（初一），她开始带着孩子们做思维导图，希望孩子们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。

她还设置了“餐桌上的时光”活动，邀请家长和孩子们参加，从培养孩子的餐桌礼仪，到试着让孩子动手做饭，“目的是让孩子从被看管和看护的角色，转变为有责任心和有担当的家庭参与者”。

后来，邓景秀又设置了“你好，寒假”“你好，暑假”活动。“很多孩子放假回来会退步。假期里，家长不是不愿意教孩子，而是不知道怎么教。我们就替家长们做好计划”。

计划里包括带孩子去户外观察蔬菜瓜果的成长过程、带孩子外出旅行、与孩子一同采买物品、协助孩子制作水果拼盘、带孩子做蛋糕或包饺子、让孩子做家务……

“我希望孩子们不仅在家里要成为一个家庭参与者，也能多跟社会对接。这些活动，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走出家门，跟周围的人、事、物建立关系。”邓景秀说。

作为老师，要付出的是更多的耐心。邓景秀说：“要有耐心去观察和记录孩子的生活，每一点进步和变化，都需要等很长时间，一旦出现，一定要抓住。”

走出家门校门，愿世界温柔待你

“1岁9个月被诊断为自闭症。家里花了好长时间才接受这个事实。”涵涵的爷爷说，“平时在外面，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孩子。而这里，像个世外桃源，老师们把孩子当作普通人看待，现在只希望孩子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。”

邓景秀告诉记者，由于自闭症孩子情绪不受控制，而且难以沟通，家长不敢带孩子去公共场所。“带孩子出去吃饭，孩子可能会在餐厅里哭闹、跑跳；带孩子去看电影，孩子坐不住，会站起来。孩子的举动会影响周围的人，很多人就觉得家长没有把孩子管好。家长不想受歧视，常常把孩子圈养在家里。”

实际上，自闭症儿童数量并不少，但由于很少出门，一般人在生活中很少能接触到他们。秦涛告诉记者，目前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有27个自闭症班，共有309名自闭症儿童。“由于自闭症病因不详，难以预防。这几年，扩班趋势逐年增加。今年原本计划招生两个班，但因报名人数多，最后招了4个班。”并且，由于学位不足，原本一个班里应该只有6至8名学生，但现在每个班的学生数量都超标，都在10个以上。

“自闭症孩子很难就业，走出校门后，家庭条件好点的就把孩子送到托养机构，还有的几个家庭一起租房请特教老师看孩子，继续帮助孩子康复，而更多的孩子只能待在家里。”

邓景秀和缴洪勋认为，自闭症儿童的教育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。他们期待，社会能够温柔地对待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，用更多的包容和保障，点亮孩子们的星空，让孩子们和大胆地走出家门，与社会接触。

孩子被按下静音键，他们用爱打开声音之门

本报记者关倩倩、胡虎虎、宿文义

没有声音的世界是怎样的？听不到大自然的交响，感受不到声波承载的丰富情感；沉寂，无法打破的沉寂……

许智宏、周喜花夫妇，是新疆霍城县一对双胞胎聋童的父母，20多年致力聋童特教，靠自己摸索出来的语训方法，成功教会200多位各族聋童开口说话，使他们得以融入社会。他们用爱唤醒沉默，让一个个寂静的童年有了声响，让“无言”的花儿唱出欢乐。

为了爱子发出的“第一声”

1994年秋天，许智宏和妻子周喜花有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男孩，起名许健、许康。然而，现实却未能满足这对年轻夫妇希望爱子“健康”的心愿。

“邻居下班路上碰见许健，在他身后怎么按铃铛，他都没有反应。”许智宏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带着怎样恐惧的心情，无数次在孩子身后拍手、敲盆。惊恐的夫妇俩领着许健到医院检查，结果如晴天霹雳。

“孩子没有听力，只有飞机起飞时他可能才有一点点感觉。”许智宏说，妻子拿着诊断书发疯一般追问医生，然而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：如果想让孩子学会和别人交流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送去聋哑学校。

许智宏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他带着孩子到北京、上海的大医院求医，也找过江湖医生，甚至还跑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监狱，只为求某个“神医”看看。

当得到孩子无法治愈的结论后，许智宏仍旧没有放弃。他和妻子花了两天两夜时间抄完一本借来的《海伦·凯勒传》，希望能从中找到让孩子开口说话的办法。

他们像书中写的那样，随身装着水彩笔，看到树，就指着它大声说：“健健，这是树。”一遍遍重复后，再用笔在儿子和自己的胳膊上、手上，一遍遍写下“树”字。

为了让儿子感受声带和舌位的变化，他每次发声都要把儿子的小手放在自己咽喉头甚至舌根位置，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教。

那些日子里，夫妻俩的胳膊、手上全是字，回家洗干净了，出门不到一小时又写满了。

每天下班回家，许智宏都会带孩子爬山去看山边小路上归来的牛群，他不厌其烦地告诉许健：“健健，这是牛。”

当许智宏带着许健爬上山坡，等待牛群走来的时候，他的心头总会涌起一股悲凉：鸟儿在林间欢叫，小溪在山下流淌，风吹白桦林不时发出动人的“沙沙”声，大自然的乐音如此美好，如此丰富，但是儿子什么都听不到，在他那小小的、五颜六色的世界里，只有寂静，永恒的寂静……

1996年7月15日，是许智宏永生难忘的一天。整整三个月，许健开口说出了人生的第一个字——“牛”。许智宏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许健的变化让许智宏兴奋不已。一年后，3岁的许健不仅认识了300多个汉字，而且还能够进行简单的对话。

就在许智宏享受成功喜悦的时候，厄运却再次降临。一直由爷爷、奶奶照看的许康因感冒打针药物致聋。“原本得到一对双胞胎是多么幸福的事，可我却又一次被抛向谷底……”面对残酷的现实，夫妻俩又一次选择了承受和坚持。



▲许智宏带着学生做发音练习(4月15日摄)。 本报记者胡虎虎摄

许智宏按照教许健的方法教许康。两年多时间，许康终于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并进入正常学校就读。

如今，两个孩子不但学会了说话，还和普通孩子一样参加了高考，除了耳朵上多了一个助听器外，和正常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为了让双胞胎儿子开口说话，许智宏几乎变卖了所有家产，不得不住租房住，先后辗转搬了十多次家。所幸，命运终究又为这个顽强的家庭打开了一扇窗。如今，许健许康均已大学毕业，考入特教学校成为特教老师。

将生活当作聋童的教材

随着两个孩子成功康复，许智宏也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聋童康复训练方法。一位聋童家长慕名而来，请求许智宏为自己的孩子进行康复训练。他二话没说，把孩子留自己家里。

“看着那一双满是希望的眼睛，怎么忍心拒绝。”许智宏在这位家长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于是，4岁的卢燕子，成了许智宏的第一个学生。

卢燕子像燕子一样精灵可爱，然而在她的脸上却看不见笑容。她的父母说，燕子先天性失聪，几乎没有笑过，而且性格越发古怪，常常乱发脾气，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。

要教聋童，必须先鼓励家长树立信心，保持心理健康。“我们就是孩子的拉拉队。”许智宏常这样鼓励聋童家长，“眼睛近视了，可以戴眼镜；耳朵不好，可以戴助听器，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和正常人没什么不同”。

在许智宏的耐心教导下，半年后，卢燕子终于能够开口发音了。

“把阳光拽进孩子的生命，把生活作为孩子的教材。”许智宏说得有些诗情画意。在他眼里，生活就是一本教科书，他带着孩子去果园、去田野，带着孩子看、摸、闻，通过感受生活中每件事物，来加深孩子的理解。谁都想象不到，这位身材高大、皮肤黝黑的体育老师，竟会在教育聋童时变得如此细腻。

继燕子之后，不断有家长找到许智宏。家住

里住不下了，就在附近租房子；没有教具，他就去服装店找些硬纸壳，自己动手做成教学卡片。除了教孩子认字说话，还要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……

许智宏每天早上7点起床，除了正常工作，他将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给孩子语训上。忙完后，常常已是凌晨两点。

随着慕名而来的家长和聋童越来越多，许智宏决心创办一所聋童语训中心。2007年，许智宏的博爱聋童语训中心正式成立。

在许智宏夫妇的坚持和帮助下，从不足3岁的幼儿到21岁的青年，来自南北疆7个民族的200多名学生，逐渐学会了说话。

2011年7月，受当地政府的支持，许智宏的博爱聋童语训中心升级为霍城县特教学校，为更多的特殊孩子带来希望。许智宏夫妇也凭借自己摸索出的聋童康复训练方法，从体育和英语老师“变身”为专职的特教老师。

“现在，我一门心思将所有时间都用来帮助这些孩子了。”许智宏第16次搬家。这个“家”，就是特教学校里支起简易床铺的办公室。他与其他18位老师陪伴着73名孩子。

为牧区聋童打造“第二个家”

自从进入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，8岁的娜孜拉依·吐鲁斯拜克和哥哥阿拉帕尔·吐鲁斯拜克再也没去过“冬窝子”或者夏牧场。那遥远的牧场已然成为兄妹俩模糊的记忆。

在位于中国西北边境的新疆牧区，每到老师家访时，31岁的吐鲁斯拜克·哈米特总会果断放下牧场忙碌的生产，赶回位于霍城县果子沟牧业队的家中，等待特教学校的老师上门家访。

小车刚刚驶入村子巷道，吐鲁斯拜克已带着两个孩子和年近70的母亲等在家门口。

“许爸爸！”“周妈妈！”娜孜拉依和阿拉帕尔蹦蹦跳跳迎上来，一人牵一位老师进了家门。在霍城县特教学校，对孩子们关爱有加的许智宏夫妇，被70多名听障和培智的孩子亲切地喊作“许爸爸”和“周妈妈”。

将老师们请入房间脱鞋上炕，吐鲁斯拜

走近3%

幼儿园男教师的幸福坚守

郭心旺一天的工作从早上7点45分迎接孩子们入园开始。早操教学，照顾孩子吃饭、午休、指导他们一起做游戏、学习，寓教于乐。

1993年出生的郭心旺毕业于江苏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，现在是南京市小西湖幼儿园唯一的一名男教师，也是小西湖幼儿园建园以来的第一位男教师。

郭心旺说：“在传统观念中，幼师都是女性，但幼儿园阶段是孩子形成性格、气质、心理情感发展的重要时期，相比女老师，男老师对培养幼儿阳刚的气质、独立、自信、勇敢的品格有着天然的优势。”

作为唯一的男教师，郭心旺很受孩子们的欢迎，上课期间，孩子们围坐在他身边，游戏时间，孩子们也总是争着和他一起玩。郭心旺说：“在安全范围内，我总是尽可能鼓励孩子爬高一点，玩疯一点，我也会参与到孩子们的活动中，跟他们一起跑一起跳，孩子们特别喜欢和我一起玩。”

三年的工作时间里，郭心旺将“学会倾听，坦诚相待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，他告诉记者，以前人们总说“家有三斗粮，不当孩子王”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越来越多的男教师加入幼师行业，虽然也会有各种尴尬，但是能够陪伴孩子们一起成长，是一种幸福的坚守，希望不久的将来，男教师也能撑起幼教行业的“半边天”。

在南京，像郭心旺这样的男教师有400余人，目前，南京市共有1.5万余名幼师，男教师约占3%。南京市秦淮区男教师联盟发起人、南京市第一幼儿园分园佳音幼儿园园长赵锐告诉记者：“秦淮区从2012年组织成立幼儿园男教师联盟以来，通过定期聚会研讨教学、安排互助授课、制定‘千步’个人成长规划，激发男教师的工作热情，逐步提升男教师的研究能力、实践水平、互助意识和集体归属感，保证男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性，让男教师们坚守本心，传递阳光。”

本报记者李博摄影报道



▲在南京市小西湖幼儿园，小朋友们在游戏时间里争着和郭心旺一起玩(9月4日摄)。



▲郭心旺和小朋友们在室外进行保龄球游戏(9月4日摄)。



▲郭心旺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做游戏(9月4日摄)。

